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七 十 五 號

第一八二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

紐約成功湖

目 次

第一百八十二次會議

	頁次
二九六. 臨時議程	i
二九七. 通過議程	i
二九八. 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i

文 件

與第一百八十二次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

特別補編第三號

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報告書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官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

第一百八十二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 (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二九六. 臨時議程(文件 S/489)

- 一. 通過議程。
- 二. 埃及問題：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文件 S/410)。¹

二九七.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二九八. 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 *Mahmoud Fahmy Nokrashy Pasha*, 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席。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 *Nokrashy* 首相上次發言² 時曾提出與本問題歷史背景有關的若干點。事實上, 我已經答覆了其中的好幾點,³ 現在祇擬討論似與問題有關的另外幾點, 其餘的, 我讓理事會各理事參照他們自己對歷史背景的知識及一方或他方業已發表的意見來判斷是非。

Nokrashy 首相好像以為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沒有多大分別。讓我試舉一兩點重要的區別。當英國人到達埃及時, 埃及正處於專橫而無效力的專制政治之下。等到他們撤出埃及時, 埃及已經具備了法治的要素。武斷的專制政治是納粹主義的特性。埃及在英國人初到時, 還盛行着販賣奴隸及奴隸制度。他們離開埃及時, 兩者均已廢止。奴隸制度也是納粹主義的特性。

我曾受人責備, 因為我沒有提到一八八二年以前埃及復興的事。*Mohammed Ali* 雖是一個專制君主, 但是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才, 可惜他

的繼承人, 才具遠不如他。我想 *Nokrashy* 首相所指的是埃及總督 *Ismail* 的時期, 這個時期, 據許多精明的觀察家看來, 埃及表面上雖有膚淺浮華的歐洲文化的皮毛, 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切缺點而很少學到其優點。許多地方, 過去在 *Arabi Pasha* 叛亂以前已有的真正復興成績又在嗣後發生的混亂時期中完全消失了。

Nokrashy 首相曾經提到炮擊亞力山大利亞要塞事件發生以前, 埃及內閣在埃及總督主持下提出的抗議, 我不知道曾有這件抗議, 不過當時的部長會議為叛黨領袖 *Arabi Pasha* 所把持, 埃及總督對之根本無能為力。埃及總督本人業已下令停止一切戰事準備, 但是他的命令根本沒有人理, 炮擊前四天, 埃及總督還強調說, 如果不得不採取這一步驟時, 接着就應立即派遣部隊登陸, 後來他於七月十九日, 炮擊事件發生了一星期以後請英國女皇陛下政府立即採取行動。我說埃及總督請女皇陛下政府出兵登陸從中干涉就是根據上述事實。*Nokrashy* 首相引用了一八八二年五月 Sir Edward Mallet 致 Lord Granville 電報中的一句話, 這句話使人以為內中說到必須繼以“性質嚴重的複雜行動”方能使埃及問題達成解決一語係指女皇陛下政府所取的某種行動。*Nokrashy* 首相甚至還指稱上述“複雜行動”事實上就是指的炮擊亞力山大利亞要塞, 這話完全不確。電報全文可以證明 Sir Edward Mallet 說到的“複雜行動”是指當時希望能幫助埃及總督重新鞏固權力的一位土耳其專員抵達埃及的事。

一八八二年公約證明土耳其皇帝同意聯合王國部隊佔領埃及。*Nokrashy* 首相和我本人都曾說過, 聯合王國歷代政府公開聲明的政策向來認為此項佔領應予結束。一八八二年公約內並無直接規定說聯合王國軍隊應提早撤出埃及。但是, 一八八七年另一公約內確曾規定在某種情形之下應如此撤退, 但該公約因土耳其皇帝未曾批准, 所以始終沒有發生效力。

我必須對埃及首相在其最近陳述內提出的一項新論據略說幾句話。他提到條約第十五條, 內中規定凡與條約之適用或解釋有關之爭議應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五十九號。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七十三號。

³ 同上, 第七十號。

依據國際聯合會盟約規定處理之。他又指出，因為國聯盟約已不復有效，所以條約內的一項重要規定亦因之而停止生效。

假使國聯盟約仍舊有效，假使埃及在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內提出目前的要求，聯合王國政府就要在該機關內爭辯說，依據盟約規定，埃及的要求應全部駁斥，正如我目前認為應依據憲章規定拒絕此項要求一樣，我所根據的理由是：埃及的要求根本不成立，因為我們現有一項有效的條約可以答復埃及的兩項要求，而且除非因埃及本身不履行條約義務，以致造成危機外，安全根本不會發生危險。聯合王國政府完全接受凡是真正涉及一九三六年條約之適用或解釋的爭議應按聯合國憲章處理的主張。

Nokrashy 首相又提到另外規定將爭議提交國際聯合會行政院的條約第十六條第二句。根據這條規定，各締約國在締約二十年後對於應以何種方式修改條約一事若不能達成協議時應由國聯行政院作成決定。誠如他自己所說這是給埃及的一種重要保障，不過，這項規定要到一九五六年假定發生爭議時方始有效。屆時埃及可能對這點有爭議，也可能沒有爭議。無論如何，這項規定與我們目前的問題沒有關係。可是，Nokrashy 首相誤解了這條條文的意義，欲於屆滿十年時即適用條文第二句的規定，按第十六條第三句內祇說十年之後“經締約國雙方同意”得進行談判。

十年後進行談判，與二十年後進行談判的立場完全不同。二十年後進行談判可說是一種權利，談判不成時得由一個局外機構作成決定。十年後是否進行談判則須視締約國雙方是否同意而定。條約內把十年後進行談判與二十年後進行談判的分別說得非常清楚。假使十年後即有權請締約國以外的第三者來決定訂正條約內的規定，那就完全取消這兩者的分別。我對這點所提的論據非常正確，一查第八條末句即可證實，該句規定二十年後關於英國軍隊是否尚須繼續留駐運河區問題若發生爭議時，應由國聯行政院作成決定。但是內中並無任何規定說十年後國聯行政院即可作成這種決定。

Nokrashy 首相批評聯盟的價值，因為這是一種永久的關係，換言之，即使到了二十年期限屆滿時還是有某種聯盟關係，而且國聯行政院屆時解決任何爭端時仍將適用某些原則。關於這個問題，我祇擬提出兩點，第一，我所提及的最近的條約多半確有一定的期限——雖然這種說法對全部條約而論，未必盡然——不過

此種期限都是很長的，例如，與法國所訂的鄧刻克(Dunkirk)條約為期五十年；與美國所訂的基地協定為期九十九年等；第二，理事會各理事諒已看到 Sidky-Bevin 文件⁴內第七條所規定的時限，卻祇有二十年。

Nokrashy 首相說埃及根本不感激聯合王國助其取消治外法權條款，還說如果聽由埃及本身處置此事，則埃及一定早已與各國達成協議或採取片面行動取消治外法權條款了。凡是熟悉這個問題、曾經參加 Montreux 會議、或甚至參與聯合王國在會議前與享有治外法權各國進行談判的人，決不能問心無愧的說這句話。Nokrashy 首相並沒有獲得這種方便。

我想 Nokrashy 首相自己也覺得對於蘇丹問題所處的立場頗為困難，他在他的演說辭內指控兩點：第一，他說聯合王國不要蘇丹人參加關於蘇丹前途的討論，而埃及則竭力要他們參加；第二，他說聯合王國竭力設法延緩蘇丹的自治，使籌備工作進行甚慢，而埃及則力謀維護蘇丹的權利，不肯輕易斷送其前途。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Sidky-Bevin 議定書規定應於諮詢蘇丹民意之後，實現上述第二種目的。即積極準備使蘇丹人民能够自治，將來能行使權利自由決定蘇丹未來的地位。此外，載在白皮書後面由聯合王國提出但未獲埃及接受的提議內說：“兩國政府將成立一個聯合會議——隨時檢討蘇丹人民趨向自治之進展——將來建議適當辦法以便確定蘇丹人民的願望並助其實現，而且還要採取措施使蘇丹人民亦能派遣代表出席此種聯合會議”。在這項提案內我們顯然欲使蘇丹人民充分參與其事，但是埃及卻不願接受這件提案。

另一件指控的事實真相又如何呢？埃及在本理事會內對這一點提出的全部論據是：埃及與蘇丹基於地理、人種言語及經濟上的聯繫，有永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已設法證明事實適得其反，並且證明蘇丹人民如願意完全獨立，決沒有理由不使其如願。

Nokrashy 首相去年十二月在埃及議會內演說時曾說“大家一定都知道，我說到埃及與蘇丹在埃及皇帝統治下結合為一時，我所指的是永久的結合”。當時談判所以決裂，就是因為此種言論，同時也因為聯合王國不願為了想在埃及達到政治慾望就斷送蘇丹前途的緣故。Nokrashy 首相曾在本理事會內說蘇丹前途是埃及與蘇丹

⁴ 參閱關於修訂一九三六年英埃條約談判經過之文件，聯合王國政府敕令第七一七九號。

人民間的內政問題，⁵不容外人過問；他又在埃及議會內說不論蘇丹人民是否願意，他們永與埃及結合爲一。

Nokrashy 首相還指控聯合王國故意使蘇丹人民保持落後狀態，不使他們受普通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也祇是限於訓練人民擔任下賤工作。我早料到這點，所以已在本星期一發表的演說¹內舉出若干事實來駁斥他所提出的這一點及其他若干點。我祇要重複我當時說的那幾句話就够了：“埃及人似乎完全不知道蘇丹人民本身已有的進展。他們除擔任所有低級職位外，擢升政府高級官職的人亦日見增多：高等法院現在已有兩位蘇丹法官，還有擔任各區區長、副區長、警官、以及擔任例如 Gordon 大學副校長等高級職位的。目前七百十三個一等職位中由蘇丹人擔任者達一百十五個”大學副校長、高等法院法官或較副省長僅低一級的區長等職位難道都是低微的職位嗎？

我認爲，照蘇丹一八九九年國內的狀況，以及早年該國政府所有的有限經費，蘇丹教育能有今日的進展已是極堪佩服的了。蘇丹地方政府、公共衛生事務及農業等各方面的積極發展，以及採用比較埃及目前通行的土地私有制度優異得多的土地制度等等也很值得敬佩。上述各種制度在業經分發理事會各理事的“蘇丹進展記實”⁶一書內已有詳細記載。

埃及首相在第一次演說⁷內實際已承認埃及當初所以接受一九三六年條約是在取得該條約給予該國抵禦當時軸心國家侵略行動的軍事保障，現在卻說盟軍在中東方面“獲勝的第一個要素”並不是上述條約而是埃及對盟軍的效忠。我本人一直認爲中東方面戰勝軸心國家的第一個要素實是不列顛國協及其他盟國的軍隊在北非沙場及埃及國土上的浴血苦戰，壯烈犧牲。不過無論如何，我可向理事會確切保證，假使沒有一九三六年條約容許聯合王國在埃及境內作軍事準備，假使該處沒有條約准許駐防的聯合王國的核心部隊，則聯合王國或其盟國都無法阻止軸心國家的猛攻。軸心國家在中東方面幾獲全勝，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可能誠如 Nokrashy 首相所說，即使沒有條約，埃及亦將同樣地效忠盟國。關於這一點，過幾分鐘我還有話要說。不過，縱使承認 Nokrashy

首相所說的話完全沒錯，如果沒有條約，當時的勝敗勢將與事實完全不同。

條約第八條附件內規定建築若干公路鐵路爲便利自運河區調動部隊至埃及西部邊區計劃之一部分，及至戰事開始，更加證明上述交通路線之重要。Nokrashy 首相要安全理事會相信我們要求開闢上述交通路線另有其他動機，說我們藉此可以更易控制埃及全國。這種強詞奪理的指控當然是毫無根據的。假使當時條約內沒有規定建築這些道路，假使對抗軸心國軍隊的防線設在蘇伊士運河相近的地方，讓隆美爾將軍佔領尼羅河流域全地，請問是否能使 Nokrashy 首相更加滿意呢？

一九三六年條約締訂以後埃及境內聯合王國軍隊的地位雖然已與過去完全不同，但是 Nokrashy 首相堅持說第八條准許佔領行動繼續下去，並說條約內其他相反的條款都是“假面具”。八月五日他指稱聯合王國軍隊駐在埃及後接着就有干涉埃及內政的情事，並說這是一種因果關係。⁸本星期一他又提出指控，意圖證明這話，說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五年埃及解散內閣是聯合王國促使的，又說聯合王國於一九三八年及一九四四年兩次阻止埃及國會行使立法權。⁹

我將依次一一討論這些事件，先談所謂一九三八年事件。是年，埃及政府向國會提出幾是全部改革埃及賦稅制度的提案。有關法律草案內若干條款曾由駐開羅的商務大臣與埃及財政部某官員詳加討論。此事後來並沒有經由更高級的官員審議過，而且商務大臣所發表的意見亦確無使用不正當壓力或含有威脅的意思。不過，埃及國會與埃及財政部對於後者是否有權於國會休會期間以命令通過新賦稅提案事確曾發生嚴重爭論。

Nokrashy 首相又提到一九四四年另一項所謂事件。他所指的顯然是埃及關於減少國內文盲的法律草案，內中規定不識字成年職工之僱主必須出資於工作時間內讓他們受教育。

據我所知道，聯合王國就此問題向埃及政府提出的意見計有兩點：第一，指出這項擬議的法律將強使聯合王國商業利益肩負教育方面的負擔，而辦理這種事業應該是埃及政府本身的職責。這種維護本國商業利益的話，當然是無可指譴的。第二，聯合王國大使館指出這項

⁵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三號。

⁶ “蘇丹：進展記實”(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七年)蘇丹政府特准發行。

⁷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號。

⁸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號，第一七五次會議。

⁹ 同上，第七十三號。

擬議的法律對於當時盟軍的共同作戰可能發生不利影響。因為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均應集中於盡量提高埃及的工業生產。

其次我要談到所謂一九四五年事件。Nokrashy 首相顯是指的英皇陛下駐開羅大使與法魯克王口頭交換意見時所說到的聯合王國與埃及間的問題。那次談話決沒有以武力威脅的意思。而且正與埃及首相的指控相反，該大使的意見也未促使埃及當時在職內閣解散。

最後，我要討論 Nokrashy 首相所提的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二年的事件。這兩次事件，尤其是後者，我直率地承認的確多少帶有干涉埃及內政的性質。其餘的事件都沒有這種性質，尤其不能說它們與聯合王國軍隊的駐守埃及有任何關係。不過，埃及首相提到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二年事件時他所指的顯然是兩次有名的戰事危機，軸心國家正在向埃及進攻。在那兩次危機中，有些地位很高而同情軸心國的埃及人曾積極活動從中阻擾盟軍的軍事行動。

如果埃及首相要我這樣做的話，我可以詳細說明這兩次事件，提出我們在戰事完畢後獲得的，並可證實我們已有的情報的證明文件。這種證據可使理事會各位理事完全明瞭聯合王國當時何以要向埃及國王提出強硬要求請其改組政府。

不過，除非絕對必要，我無意使 Nokrashy 首相及其政府為難，所以我願意讓他決定要不要繼續公開討論這個問題：由他說定要不要我把手上的證據提出。

我坦白承認一九四二年以武裝示威行動為口頭抗議的後盾實是逼不得已的，不過我要聲明這是一九三六年以來，Nokrashy 首相所謂聯合王國軍隊插上刺刀開入開羅街市唯一的一次。

以上是我對 Nokrashy 首相所稱聯合王國近年來各次干涉埃及內政的解釋。我要爭辯的就是在指控我們干涉埃及內政，其實祇有兩次事件略有根據。而這兩次事件，我們都有充分理由，為了顧全盟軍整個利益才採取這種行動的。

我們現在要論到問題的重心。安全理事會的正當任務究是什麼，採取行動時必須遵循那些原則？我的立場非常清楚。一九三六年條約第八條及第十一條對埃及提出的兩項要求都有完善的答覆。我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Nokrashy 首相對這一點根本並無辯駁之意，雖則他顯然不承認理事會應對這項條約作任何考慮。

第二，因為埃及來函內不承認或似乎不承認該條約為有效，所以我要設法證明，而且我認為我已經很滿意的證明一九三六年條約不但仍舊有效，而且絕無抵觸憲章文字或精神之處。Nokrashy 首相仍欲否認該條約的效力嗎？我看他最近這次演說已經有點含糊其詞了。Nokrashy 首相演說內特別指出因法律考慮不願答覆。埃及不求助於“條約必須遵守”的原則，雖然舊金山會議簡要紀錄內載明履行國際義務為“主權平等”的要素之一，¹⁰ 亦即埃及所仰賴的一條原則。Nokrashy 首相並未請安全理事會對此條約發表意見。假使 Nokrashy 首相確信條約已屬無效的話，理事會各位理事能有絲毫理由懷疑他會不請理事會作此種表示嗎？

那末 Nokrashy 首相要求理事會採取的是何種行動呢？他說安全理事會的任務是保持和平及國際安全，我完全同意他的話。事實上，我要求理事會駁回這一事件的理由之一就是目前根本沒有足以危及和平與安全的爭端存在，除非埃及不願遵行國際義務故意造成一項事件。

總之，Nokrashy 首相是說埃及人民極不歡迎聯合王國在運河區駐紮軍隊，若不撤除這些軍隊，埃及人可能造成足以危及和平的威脅。所以他說聯合王國軍隊駐在該處是“和平的威脅”，請安全理事會着其撤去。

當我們說我們祇是在主張我們的條約權利時，Nokrashy 首相答稱安全理事會不可因“當事國堅持法律權利而畏縮”。據他說理事會必須採取同樣行動，“不論有無條約存在”。如果條約的當事一方憎惡條約所規定的義務至寧使其人民造成足以危害和平的威脅還是不願履行的地步時，安全理事會就必須把條約權利完全丟開。埃及的政客力圖煽動反對這項條約的情緒，目的就是想要達到此種願望。此時如真有危害和平的威脅存在，則造成這種威脅的就是他們自己。

Nokrashy 首相說安全理事會不應自以為是一個國際法律機構。我要提請各理事注意，安全理事會的任務之一就是解決某種性質的爭端，而且憲章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任何國際爭端均應依照國際公法及正義求得解決。我認為安全理事會如欲履行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即不能隨意廢除條約權利。Nokrashy 首相在這裏提出了一種關於一般適用的原則。理事會若同意他的主張，則任何國家祇要藉口它深惡條約義務，甚

¹⁰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文件，舊金山，一九四五年，第一卷，第二三〇至第二五三頁。

至寧可危害和平，不願接受義務時即可取消這種義務。我認爲這決不是對和平安全有利的辦法。

Nokrashy 首相想使人以爲聯合王國硬要逐字履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所訂條約的全文。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呢？祇要參考 Nokrashy 首相在其演說辭末了引述的 Mr. Herbert Morrison 的話即足證明聯合王國曾以最同情遷就的精神來對待埃及所提修改一九三六年條約的請求，雖然它無這樣做的義務。

各位理事案前已有以姓名首字母簽就的案文。大家都已看到案文規定聯合王國將其軍隊全部撤出埃及，換言之，消除埃及政府所稱使其人民深感厭惡的因素，用以替代的祇是一個仿照美國加拿大間現行若干辦法設立的聯防委員會。埃及政府知照英皇陛下政府說，埃及已準備簽署這項案文，意思說這項案文已經滿足了埃及的條件。後來又追加一個理由，也就是唯一的理由，說其所以尚未簽署，是因爲埃及內閣閣員認爲不論蘇丹人民是否願意，蘇丹必須永遠與埃及結合爲一。可是，聯合王國卻不願隨便斷送蘇丹人民的前途。

這就是擺在安全理事會面前的問題。我認爲埃及根本是無理取鬧，聯合王國在安全理事會所受的指控也是毫無根據的。我認爲依據憲章的正義與原則，我們應當直截了當的拒絕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仍是隨時願與埃及進行談判，希望重新建立敦睦友好的關係，但是這問題不該留在議程上，免得暗指聯合王國政府多少亦有錯處。

NOKRASHY PASHA (埃及)：爲答覆聯合王國代表星期一的聲明¹¹起見我首先慶賀他發現有關的史實。上星期他把歷史完全忘記了，但是本星期一他卻追溯往事，說出了聯合王國軍隊佔領埃及的由來，以及其後發生的悲慘結果。

埃及與英國對五六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彼此說法不同，這是很自然的事。一個人發現有人把實彈的槍向他瞄準時，心中的感想決不會與手按槍上扳機的人一樣。

我想對於 Sir Alexander Cadogan 提出的歷史事實，我差不多沒有一件不能予以駁斥，而且我只要利用英國本身的歷史資料就够了——例如倫敦皇家學院發行的“國際事務概要”年刊。必要時我還可以引證他國歷史家的著作，例如 Bourgeois 的“歐洲外交史”等。

¹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三號。

不過，我深信如果我繼續引述歷史論據必會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聽得討厭。安全理事會對於聯合王國的干涉埃及內政，自行負起滿足“迫切人道需要”的“責任”採取目前美其名爲“建設性的帝國主義”的途徑等各種事件無須判斷其是非。關於這種爭論，理事會各理事一定不反對讓歷史專家來下判斷。即就目前而論，各國教科書內歷史家所作的判斷幾乎全是支持埃及這一方面。

所以，對於星期一聯合王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所作陳述中若干顯然不確的事實，我已決定不予糾正。我也不擬贅述聯合王國行使壓力強迫埃及自一八八四年起至一八九六年撤出蘇丹十二年一事的詳情。我也不擬重申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蘇丹戰役中埃及傷亡人數的準確統計數字來使理事會感到不耐煩。以上祇是我在不願對理事會內嘮叨贅述的若干問題中舉出幾個例子而已。

我祇想提請理事會各理事注意，我提到上述種種史實的目的無非是在表明目前爭端的背景。埃及人對目前情勢所以深感冤屈，就是由於這種背景。造成事件足以妨害埃及政府和平意向的也就是這種背景。但是在 Sir Alexander Cadogan 爲聯合王國帝國主義所作的一番洗刷中連這種背景的一點暗示也找不到。事實上，他對這一點根本隻字未提。他這樣做法根本不能把握問題的重要關鍵。

而且，我相信理事會也不要聽我繼續討論聯合王國對蘇丹所採取政策的種種方面。不過理事會也許可以准我提一兩點 Sir Alexander Cadogan 已經提過的事實。

他曾極力否認埃及與蘇丹的統一是一件歷史事實，雖然著名的歷史家 Sir Edward Budge 等曾說：“事實上，好像早在很久以前，蘇丹已被認爲是埃及的毗連部分。”

聯合王國代表也不承認聯合王國有劃分蘇丹之意，他說他根本不知道我所引述的該國內政部長所說的話。但是聯合王國曾將“進展紀實”一書分發理事會各理事，內中第十三頁及第十四頁曾以明確言詞說明這種意願。原文如下：

“這種同時並進的行動可能會造成蘇丹南北分立的情形，這種趨勢尤其因爲南方各學校均用英文，不用阿拉伯文，而益見明顯，所以北方人民深恐該國將來不免分裂而且南部或其一部分甚至可能劃歸烏干達，這種趨向對於蘇丹南部、對於非洲其他各國將來究竟是否有利，雙方議論紛紛，

將來這整個問題或可交由一個國際委員會正式加以考慮”。

Sir Alexander Cadogan 曾想推翻我以前說過的下列一句話：“聯合王國已將蘇丹出口貨一向取道尼羅河流域的自然傳統貿易路線，改至紅海各口岸出口。”但是蘇丹管理當局某高級官員——高級官員當然是英國人——於一九三五年刊行的一本書內亦曾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措辭，表示這種意見。“英埃蘇丹內部情形”第一六七頁載有下列一段：

“在阿拉伯人統治時代，蘇丹的重要城市爲柏貝爾(Berber)——蘇丹北部當時最大的市鎮但是目前已景象全非了——埃爾達美爾(El Damer)、與地(Shendi)、及米頓麥(Metemmeh)。目前這些城市已遠不如以前那樣重要，因爲蘇丹出口貿易集中於卡吐姆(Khartoum)、翁德曼(Omdurman)及蘇丹港(Port Sudan)，而且貿易路線已自尼羅河流域改至紅海。”

聯合王國代表還提及最近不准埃及任命蘇丹大法官的事。不過，這事證明他不明瞭埃及人民與蘇丹人民精神與宗教上的關係之重要。若把這件事放在目前的環境內即足以證明我們所說的，聯合王國的干涉使尼羅河流域人民彼此不和，互相隔離。

不過，我不要贅述我們雙方觀點上的不同。讓我再摘要概述一下關於這個問題 Sir Alexander Cadogan 故意不提的兩大要點：第一點是一九三六年條約對埃及要求的關係，第二點是現有確實威脅和平與安全的情勢。

聯合王國代表在理事會內提出一九三六年條約來反對我們的要求，並請理事會宣布這項條約爲有效。我已於星期一詳細分析這項條約；並逐條指出這項條約早已失去作用，我證明其中若干規定已是過去的歷史，不能繼續適用。我證明其他規定——包括解決與埃及有重大關係的爭端的辦法在內——也已無法繼續實施，因爲由這些規定授權的機關是目前已經不復存在的國際聯合會行政院，而據以規定辦法的一項國際文書也是目前業已作廢的國際聯合會盟約。總而言之，一九三六年條約內許多條文都已成爲廢話，不能作爲埃及與聯合王國兩國間關係的基礎。這項條約當時爲埃及所設的保障早已消失了。

不過，聯合王國還在援引條約內關於締結不自然的同盟、容許危險的武裝佔領、及繼續

維持蘇丹行政分立等規定以便設法逃避這種結果。

至於同盟關係，Sir Alexander Cadogan 在早先兩次陳述中¹²從未提過這種關係的永久性質。他故意不提這一重要特徵，因爲這種性質不但使同盟關係直接違背憲章規定，並可妨礙埃及履行它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

至於武裝佔領行動，第一，條約規定的佔領期限早已變成了一紙空文。而且，條約對駐守埃及境內的軍隊所規定的限制——事實上向來不受聯合王國尊重——已使佔領部隊毫無合法效用。不過，事實上，此種武裝佔領卻可使聯合王國繼續向埃及政府行使壓力，以致近數年來埃及政府，無法依照埃及人民的意願順利執行職務。

一九三六年條約中這一部分與他所提的若干基地協定根本不同。這是對憲章向埃及保證的“主權平等”的一種障礙。有了憲章規定的新的集體安全制度，根本不需要聯合王國的軍隊來保障運河的自由與安全及埃及的國防。一九三六年條約的這一部分也已失去了作用。

聯合王國無需爲了將其軍隊撤出埃及領土與埃及另締條約。他們儘可以立即開始撤兵回國。聯合王國代表堅稱該國政府在最近談判中已表示極願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以前將其軍隊全部撤出運河地區。我們要求安全理事會着令他們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以前全部撤退。

至於蘇丹問題，我們堅持前於一九三六年延長期限的一八九九年臨時辦法亦已失去效力，聯合王國承認蘇丹在十九世紀中曾爲埃及領土達六十年之久。聯合王國承認該國於一八八二年開始佔領蘇丹後不久即誘使埃及軍隊撤出蘇丹。聯合王國承認當時收回蘇丹是用埃及的名義。所以聯合王國必須承認它曾排斥埃及，不使它過問原定由兩國聯合管理的蘇丹行政。聯合王國也必須承認一九三六年條約不影響埃及對蘇丹的主權。但是，在最近談判中，聯合王國終於不得不承認“埃及與蘇丹在埃及國王統治下的聯合一起”以後，便立即設法削弱這種關係至僅屬形式性質。

安全理事會即使僅根據聯合王國本身提出的事實，仍不能不說聯合王國管理蘇丹並不是一種莫大的成就。“進展紀實”第十三頁說管理

¹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號，第一七六次會議，及第七十三號。

當局“不願於南方人民尚無自治能力以前開放南方地區，但是促成自治的準備工作至今尚未推行”，第十三頁又說“直到最近數年前”。管理當局還是“很少直接負責辦理南方教育”。我可以繼續列舉許多類似的實例來證明聯合王國管理之不力，而聯合王國現在還想根據早已失效的一九三六年條約繼續管理下去。

不過，我現在要講到這個問題的第二要點——即現有危及和平的威脅。這種威脅完全是英國人自己造成的。目前，到處在憎恨英國人的逗留不去。對於這種情緒既不能予以鎮壓，亦不能置之不理。最近數月來，民衆情緒的激昂已經引起流血慘案，不少人喪失了性命。我們要請安全理事會顧及這種事端對整個中東的影響。我們要請理事會立即糾正這種情勢，我們還要請理事會着令聯合王國軍隊撤出埃及領土，結束聯合王國對蘇丹的管理。

最後我要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點，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九四七年，不是一八八二年，不是一八九九年，不是一九一四年，不是一九二二年，也不是一九三六年。我們要請安全理事會考慮現有的政治情勢。任何古老的條約不能阻止安全理事會履行憲章所規定的崇高任務，任何純屬法律上的理由不能妨礙理事會促進和平安全的努力。

埃及要求獨立生存，不受強大侵略國的控制。埃及以獨立自主平等國家的地位要求享有它在聯合國國際社會內應得的地位，在一九三六年條約及憲章之間我們已經選擇了憲章。

主席：現在當事雙方已經詳盡的提出了他們的問題，說完了他們的初步意見，我們就可以開始會議的第二個階段。這件事現在可由理事會各理事進行一般討論。根據已經發表的演說及分發的小冊子，各位理事已有助其瞭解這個問題的充分資料。他們可在這次或以後各次會議中發表意見。

此時祇有一位理事——波蘭代表——要求發言。巴西及蘇聯兩代表的名字已列入下次會議發言人名單。下次會議定於下星期三午後三時舉行。這張名單內還可以增列其他代表的名字。

Mr. KATZ-SUCHY (波蘭)：我們最近幾次會議中討論的兩個問題，使我們不得不注意上一世紀的歷史與政治趨勢。目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兩個問題，即埃及問題及印度尼西

亞爭端，¹³ 都要追溯到十九世紀而且都是當時的列強所採的帝國主義政策造成的。

就這兩個問題而論，我們在審慎考慮了聯合王國及荷蘭兩國代表為那個時期所作婉轉動聽的辯護以後，覺得有人意圖保持這種趨勢，不容其變成歷史陳跡，也不容其進入發展民族及人民政府及國家的新時代。

二十世紀的歷史，到目前為止，充滿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不斷提出的民族獨立的要求。這種民族運動尤其是在亞洲及小亞細亞方面，聲勢日見浩大，不論念念不忘過去的政治家們作何感想或作何表示，處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地位的人民，將來終能獲得完全解放。

埃及首相的聲明是一個正在爭取充分自由獨立生活，力圖排除障礙以求實現其民族願望的新興國家的光榮宣言。波蘭代表團過去對阿拉伯半島人民的民族願望曾屢次表示充分同情與支持；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埃及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問題也深表同情與諒解。

同時我們也很了解聯合王國所處的立場。我們並不以為聯合王國是在打算保持該國在埃及或他處的屬地。我們充分明瞭聯合王國對上述地區的發展所擔任的任務，尤其是聯合王國軍隊在保衛埃及抵禦犯境德軍時所負的任務。

請容我向理事會提到一點，即波蘭軍隊亦曾與英國軍隊並肩作戰共同殲滅隆美爾將軍的軍隊，而且第八軍英勇禦敵，使埃及免遭德軍侵入，其所經之處也沿途遺有波蘭戰士的坟墓。我們很明白這些事實而且也充分了解聯合王國所作的努力。

這一點使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關於埃及問題的解決，我們決不致發現聯合王國政府會從中反對，使問題不能達成迅速、公平、正直的解決。

聯合王國代表曾屢次指出該國政府向來盡力合作，本着互相諒解的精神來謀求解決這個問題。爭端的當事雙方及理事會各理事在進行討論時必然會受到這種精神的感召。

時常有人提及兩項條約，作為目前在埃及及蘇丹所享地位的法律根據。我要請理事會注意，一八九九年協定所指的征服權為聯合王國主張有權參與管理埃及與蘇丹的根據。征服權當時無疑為國際法律所承認，目前誰也不能因

¹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及四十一。

爲一八九九年協定論到征服權就可否認協定的效力。不過，一九三六年的同盟條約再度提及一八九九年協定，實是該協定的延長，誠如我已經說過，當時與埃及總督締結條約時征服權雖是國際法上承認的一種權利，但是聯合國憲章已經剔除這種權利，無論何時何處均不予以承認，所以此時決不能適用。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埃同盟條約第八條准許英國軍隊駐守埃及境內。不過，另有規定載明這種准許將繼續適用至埃及軍隊能確保蘇伊士運河航行之自由與安全時爲止。同一條內又說二十年期限屆滿時，締約國得將此問題提請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決定是否仍需聯合王國軍隊留駐埃及。

第十六條規定“條約生效十年以後，如經締約國雙方一致同意，隨時”可以談判修改條約；又規定“締約國雙方若不能商定訂正條約之條款時，可將此項爭執提請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依照本條約簽署時有效之盟約規定作成決定……”

根據第十六條，雙方同意這項條約無論如何修改均應規定依據第四、第五、第六及第七條所載之原則，繼續同盟關係。但是，規定准許英國在埃及境內駐軍的第八條卻未經列舉在內。

我不願論列磋商一九三六年條約時的情形或是埃及政府能否自由拒絕英皇陛下政府所提條約條款的問題。不過當時聯合王國的軍隊駐在埃及及其附近，而且從締約前後的往來文書看來，也不能使人覺得談判是在真正自由的氣氛下以完全平等的地位進行的。

我們認爲一九四六年關於修改條約的談判既然未能達成協議，依照一九三六年條約第十六條的規定埃及有權改請安全理事會代替不復存在的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審議此事。國際聯合會雖已不存立，但決不能說這條關於修改條約的條文亦即隨之取消。按理推論，這種權力此時已授予安全理事會，而且，條約內倘無第十六條所載關於修改條約的規定，那末埃及根本就不會接受這項條約。

根據一九三六年條約的明白規定，安全理事會必須顧及國際聯合會盟約，其中第十九條規定各會員國應隨時重行考慮已不適用之條約並審議國際情勢，如任其繼續存在勢將危及世界和平之情勢。安全理事會必須同時顧及憲章第一百零三條，內中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

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根據憲章第一條第二項所載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六十三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案，¹⁴建議各會員國應“立即撤退駐在其他會員國領土內但未經各該會員國於符合憲章且不牴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內自由並公開表示同意准其駐在此等領土內之軍隊”。

英埃條約無疑牴觸上述大會決議案，而且埃及正在直率地公開表示反對，不但如此，這項條約也不符憲章的精神。

鑒於埃及的環境正在不斷改變，埃及已進展至完全自主的獨立國家，聯合王國繼續在埃及駐軍與這項條約本身的精神亦相牴觸。因此，從法律觀點來說，安全理事會有充分權力建議聯合王國自埃及撤軍。

不過，安全理事會的任務不能僅以審議中這項爭端的法律方面爲限；理事會還負有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所以必須充分顧及與此問題有關的一切情勢。我們面臨的情勢是：我們發現有一項早已達到目的、且已失去效用的條約在這裏阻止一國人民實現其正當願望，有礙一個會員國的主權，根據這種理由，安全理事會有權要求聯合王國撤退其軍隊。波蘭代表團將全力支持埃及政府的要求，請聯合王國部隊立即全部無條件撤出埃及及蘇丹領土。

蘇丹地位問題必須與聯合王國撤軍問題分別審議。我要再度指出我們對埃及願與蘇丹合併一事不但充分同情而且對尼羅河流域的統一問題也非常諒解。不過，蘇丹問題不僅是聯合王國與埃及間的爭端；它有另一種因素，那就是蘇丹的領土及其六百萬人民。

波蘭政府對於民族問題的解決向來主張尊重國家與民族自決原則，所以我們認爲對於討論中的問題也應適用這項原則。我們審慎考慮了有拘束力的條約的法律方面，得到下列結論：蘇丹處於聯合王國及埃及共同主權及管理之下，聯合王國根據的是我前提及的征服權，而埃及所根據的乃是土耳其皇帝授予埃及總督的特權及一八八五年以前實際行使的權力。

從憲章的觀點來看，蘇丹是一個非自治領土。埃及有權發動締結新公約的談判。聯合王國及本理事會的主要目的是鼓勵蘇丹人民發展

¹⁴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通過之決議案四十一(一)。

自治及自主的政治機構，而不是滿足管理國的要求與利益。這個問題必須由理事會慎加研究，我們目前不能建議任何解決辦法。不過蘇丹人民如果要求與埃及合併，則波蘭代表團對這種要求將始終予以全力支持。

主席：目前既無其他理事想就我們案前的問題發言，我就提議散會。不過，在散會以前我要先報告一下本星期其餘幾天及下星期的會議日程。

明天有兩次會議：一次於上午十時三十分舉行，討論希臘問題，另一次於下午三時舉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安全理事會在星期五沒有會議；不過，是日理事會的一個輔助機關，常規軍備委員會工作委員會將舉行一次會議。

下星期一下午三時我們要舉行會議審議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報告書。¹⁵ 星期二上

午也許還要舉行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星期二下午另有一次會議，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或希臘問題。星期三下午有一次會議，專門討論埃及問題。星期四有兩次會議，一次討論安全理事會向大會提送之報告書，¹⁶ 另一次專門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或希臘問題。提交大會的報告書如果不能於星期四審議完畢，那末也許須於星期五另外舉行一次會議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此後，如果我們能順利完成若干必要工作，我希望我們可以休假數日至九月第一週週末再舉行會議。

午後五時三十五分散會

¹⁵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三號。

¹⁶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屆會，補編第二號(文件 A/366)。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a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182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25; 1/9 stg.; Sw. fr. 1.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0-10527
Jan. 1961-100